



洋务运动代表人物、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的盛宣怀上书山东巡抚张曜，疏浚小清河，下游开辟新河，改道从羊角沟入海。张曜捐出养廉银，盛宣怀带头并发动江南人士捐款，以工代赈施工。

盛宣怀开新河通羊角沟

小清河改道 东海关两官员不谋而合

李金镛等1877年提出小清河改道羊角沟入海的建议，石沉大海。十年之后，事情有了转机。

1886年7月，轮船招商局（简称招商局）督办盛宣怀上任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道（亦称东海关道监督），山东半岛西至小清河沿岸的青州府乐安、博兴、高苑等县，均在其管辖范围。第二年，盛宣怀任命何恩锡为总办东海关寿光县羊角沟税务，即东海关羊角沟分关总办。何恩锡察看羊角沟码头情形，认为此处商务发展不可限量，但码头“面积狭隘”，而且“南有塘头河支流母猪沟拦阻，出入不便。一遇风潮，四周尽成沼泽，非久居之地”。母猪沟南岸“地势宏敞，四通八达，就地建筑，优于北岸数倍”。何恩锡提出，羊角沟“欲扩商务，势必南迁”，同时必须将羊角沟码头疏通至小清河。

羊角沟商民16年后所立《钦加同知衔、赏戴花翎总办东海关寿光县羊角沟税务、即补县正堂何公鲁生德政碑》记载，何恩锡（字鲁生）“条陈利害，上之关衔”，盛

宣怀“睹公议论，深以为然”。据盛宣怀《修浚小清河记》载，他赴烟台上任时，正逢山东各地遭受严重水旱灾害。盛宣怀“乃输吴越之粟，以赈青、齐各县”。他认为，单纯施赈，“补救一时，无宜计长久”，决计实地勘察，筹备治理小清河，彻底消弥水患，驱除旱魃，恢复河运通道。

小清河咸丰初年断航，经年淤积，经乐安（今广饶）入海的海口几近淤平。盛宣怀首先想到的，应当还是十年前李金镛提出的改道方案。

盛宣怀和李金镛皆为李鸿章手下的两员干将。1860年，李金镛投效李鸿章的淮军；十年后，盛宣怀入李鸿章幕。李金镛长盛宣怀9岁，资历也比盛宣怀深，但盛宣怀后来居上，成为李鸿章最为倚重的得力助手。盛宣怀1875年任湖北矿务督办时，李金镛为湖北矿务总办，两人是上下级关系。关于小清河疏浚改道一事，两人肯定进行过沟通。盛宣怀属下何恩锡的上书，与盛宣怀的想法不谋而合。



张曜(资料图片)



盛宣怀(资料图片)



1889年1月24日《申报》所刊小清河改道羊角沟入海之文。

建议获采纳 小清河疏浚工程开工

1889年1月24日，《申报》刊文，论证以工代赈开浚小清河河道，改羊角沟入海方案之利。

这年夏，盛宣怀带直隶候补知县何景贤等从烟台乘船至羊角沟码头，大体按李金镛所提小清河改道方案的路线，经乐安、博兴、高苑等地，一路西进，查看百姓受灾情形，勘察小清河河道淤塞状况。盛宣怀冒暑行程300多华里，在寿光、乐安境内调查最详。

据盛宣怀所记，他与何景贤“查勘寿光县属之羊角沟、乐安县属之滴漏沟各海口，测量度，于冰天雪地之中，往返奔驰，始得要领”。治理小清河，关键是下游改道，选定入海口。尽管初步选定羊角沟，但盛宣怀极为慎重，赴羊角沟勘察不止一次。乐安境内，小清河下游“河身淤垫，半为庐墓所占”。盛宣怀“创议先从母猪沟入手”，由羊角沟码头上溯，“另辟一河”，接入上游的小清河旧道。

此时，小清河疏浚改道的另一关键人物——山东巡抚张曜，也在为如何根治水旱两灾发愁。张曜与盛宣怀同年上任，面对的是同样的难题，所幸居于烟台的盛宣怀替他

挑起了山东救灾三分之一的担子，但境内黄河与小清河“两害”，始终是张曜的心头大患。1890年初，盛宣怀将小清河疏浚改道方案送呈济南，得到张曜首肯。

治理小清河，最关键的是资金。李金镛等的建议之所以搁浅，就是因为缺钱。山东赈灾缺钱，靠的是捐款，张曜拿出养廉银，盛宣怀带头并发动江南富绅和慈善人士捐款，他在小清河疏浚改道方案中提出，“以劝捐筹款，以工代赈施工”。

治河工程很快提上日程。工程分为两部分，上游济南至玉符河口段，在小清河原河道基础上进行疏凿，由张曜负责；下游自高苑至羊角沟入海口段，大部分为新开河道，由盛宣怀负责。工程先从下游开始，盛宣怀选派知府衔、户部候补郎中徐金绶与江南富绅、即补府正堂严作霖负责，何景贤负责勘察测量地势。1891年春，下游工程开工。伏汛将至，张曜冒暑勘察黄河大堤，督查除险工程，背上发疔，当年8月病重而逝。新任巡抚福润上任后，小清河治理工程交由盛宣怀全权负责。

历时三年多 数位有功之臣载入史册

小清河治理工程从1889年设计方案，到1892年全线竣工，历时三年多，施工工期近两年，劝捐筹银77万余两，用工10万余人，总计修复河道200多公里，小清河全线恢复通航，一劳而永获“免除水害、便利农耕，便利交通、冲刷海口、减少赈灾”之利，奠定了小清河流域近代发展格局，羊角沟成为从烟台海运至山东腹地河运的第一码头。

治理小清河、改道羊角沟，盛宣怀功不可没。他勘察、督工数载，备尝辛苦。有关史料记载，盛宣怀“往往累月驻工，或亲行履勘，风日不避”。1889年冬，盛宣怀骑马冒雪勘察羊角沟，患上痰饮病，留下病根，以后遇寒辄发。同年，盛宣怀从羊角沟乘小船出海，突遭暴风雨，“浪从顶灌，危在呼吸”，幸遇一海船开往码头才获救，因湿寒患了湿温症，半个月没有退烧。

另一位功臣何恩锡倡议羊角沟码头南迁，一度遭当地商民误解和反对。码头迁往母猪沟南岸，北岸所建房屋势必拆除重建。他们声言

“公不恤我”，拒绝此议。何恩锡“仍意志坚决，百折不回”“商民迫于势之不容己，亦遂勉强迁徙”。南岸商贸居住区新址选在高崖处，周围修砌围墙，数月后工程完竣。恰逢海潮涌溢，“北岸一带尽成泽国”，剩余的房屋、秸料付之东流，而南岸新区安然无恙。大家“相顾失色”，感慨道：“非何公力主徙移，则吾侪性命且难自保，焉论商务乎？”自此，对何恩锡心怀不满者皆“钦佩无量”。1903年，羊角沟商民感怀当年何恩锡之功，立碑纪念。

前期负责勘察测量地势的何景贤，因其“识力过人，勇于任事”，不久被盛宣怀派为“全工提调”“责成一手办理”。何景贤“经营胼胝，艰苦备尝，综核收支，丝毫不苟”。数载久驻工地，“外感寒湿，内耗心血，积劳成疾”，仍“勉力从公，未及请假就医”。工程刚竣，何景贤即一病不起，不久病故。他“身后萧条，无以为敛”，盛宣怀上书山东巡抚，奏报朝廷进行抚恤。